

鸬鹚

董改正

由湾村到龙王嘴有三条路。一条陆路，一条陆路加水路，合起来就是一个圆。中间的这条是水路，它就是圆的直径。村庄塞得满满的那些年，陆路虽是通了，但三轮车颠得人得时时刻刻提防着心别蹦出去，身体别像葫芦那样给抛出去，下车的时候，得检查身上的零件少了没，所以湾村人去龙王嘴乃至南下北上，都喜欢走水路。

树老人一直守着水路。早上过渡是他撑的篙，晚上回来必定还是他划的桨。正月打工出门是他接的行李，腊月回家必定还是他递的行李。小囡因满月回家妈妈抱着她坐的船，小囡因怀着小囡因去龙王嘴医院生产，坐的也还是他的船。他一直就在这条河上。

他在船上究竟待了多久了，村里最老的德馨叔也只能说个大概：“嗯，他的鸬鹚换了五代了！不错，我记得很清楚。那时候，他长得好，干净，身上没有一滴泥点子，坐在场门口修手表，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去做渡公了……”

树老人的鸬鹚我见过。三十年前我出门读书坐船时，两只鸬鹚蹲在乌篷顶上，一会儿看水，一会儿看云，一会儿看我，一会儿什么都不看，闭目，就像无人坐船时的树老人。无人坐船时，水拍着小船，他们一起晃悠着，水里面，三只鸬鹚的影子。

“树爷，这鸬鹚能活多久？”

桨声迟疑了一下，两排细浪像两条雪亮的麻花辫，拖在船侧。一只鸬鹚箭一般扎入白花花的水中，瞬即叼上一条重有两斤的草鱼。它扑腾翅膀飞回原处，再转身如原来一般蹲好，这才开始享受自己的劳动。眼见着嗓子一阵蠕动，优美的曲线动态地鼓胀着，律动着，片刻之间鱼便咽下了。

另一只视若不见，依然呆呆地看着水面。

“十年吧，也有八年的，也有五年的，就像人一样，有长有短，有的是命，有的靠缘，很难说得清。”

“你没给它们带环套吗？”

老人没回答，慢慢摇着橹，橹声吱吱嘎嘎的，与哗哗的水声一起，辽阔了枫河。

“那你养它们做什么呢？”

两只鸬鹚交颈低语，耳鬓厮磨，风吹动着它们灰青的羽毛，它们一起眯起了眼睛。

“一定要有什么用处吗？”

哗哗，哗哗，水花向后，船却向前，流水一直向东。

这么说着，十年过去了，又一个十年过去了。我因事回乡，返城时路过渡口，已寻不着路了，渡口也被荒草覆没了。渡船还在，不见了树老人，破败的乌篷上，蹲着一只鸬鹚。船随波轻漾，它便如木雕铁铸的船上零件，一漾一漾着。船上水里，都只有一只老鸬鹚。

公路修得比枫河的水面还要平展，小车可以一直开到门口，就像船一样泊在门前。村里的人也越来越少了，很多人搬到了城里住，城里的每条道路都是一条小河，方便。树老人守了半年，只有两个人过渡，一个是傻孩子莲生，一个是患了老年痴呆症的德馨爷。他们还活在过去的时光里。树老人就一直替他们守着，直到枫河承包出去，承包人笑眯眯地找到树老人，让他给鸬鹚套上环套，他才带着它们离开了渡口，据说去了遥远的洞庭。

“那这只鸬鹚呢？”

“谁知道呢？也许是它记得路，自己回来了。”

“那树爷呢？”

“谁也没有他的消息，应该是去世了，要不鸬鹚……”

“他有儿女吗？”

“一辈子没结婚呢。听德馨爷说，有个姑娘从姑苏来，怀里抱着两只鸬鹚。后来不知道怎么地，鸬鹚到他手里了，她呢，不知道去了哪里，但是她的表却落在他那里了。他就做了渡公了。”

“是真的？”

“谁知道呢？德馨爷都分不清儿子和孙子了。他的话，只能当故事听了。”

就地过年

仇士鹏

这是他第几个春节没能回家了呢？

今年，按照轮岗，他本来也能回家过年。但因为疫情的影响，抽了好几根烟后，吐着烟圈，他还是下了决心，选择就地过年。

这对他来说已经习以为常了。所谓大禹精神，内核就是三过家门而不入。从踏入水文站的那一天起，那些平凡的人间烟火就成了奢侈的云烟随风而散，只剩下日复一日的滔滔水声，从一个梦里流到另一个梦里，把生活反复漂洗，直到岁月也无法令它们反光。

监测数据，永不间断！这是他们在河前许下的承诺。简简单单的八个字，是一代代人口耳相传的祖训。它们支撑起了水文的筋骨，也贯穿了水文人的一生。无数次的晨间惊坐起，无数次的大雨下顶伞独行，一场大雪淹没着一场大雪，一个汛期追逐着一个汛期，为了这条调皮叛逆的河流，他们甘愿把自己劈成光秃秃的木桩，插在江河之畔，站成树的姿势，不啻一个屹立不倒的守字，用青春与热血和这片土地缔结最牢固的盟约，春华秋回，开花结果。

“最准确的数据，是我们迎接新年最好的礼物。”有了它们，人才能听懂水的脉搏变化。它们是水的语言，诉说着水的喜怒哀乐，把旱涝的伏笔和铺垫都藏在里面。破译了这些密码，人就有了和水对话的能力，知道怎样与水和谐相处，比邻而居。不间断的观测，是数据最坚韧的生命力，它让人对洪水有了珍贵的先见之明，也让水天一色的未来有了掷地有声的证词。

只是，他心中还是有些伤怀。

从去年疫情开始，他就一直待在站里。想起那些老父吐进夜色里的烟圈，想起喜欢嘟着嘴睡觉的孩子，想起老母亲在冷天就会旧病复发的右腿，他那戴在口罩上的眼镜就一次次地起雾。多久，没吃过爱人亲手包的饺子了——都已经忘了那是什么味道了。

年夜饭，和江水一起吃。窗子关上后，他就听不见水声了，但那淡淡的夜色的波动却更加让人神伤。偶尔，几声莫名的响动在寂静中



侧耳听风 白果 摄

浮现，又隐没。他看了看窗外，星星似乎都去天上过年了，只留下黑黢黢的夜空，覆盖在人们的梦境之上。出门检查仪器，顺便问候过年没能回家的鱼儿，同是天涯异乡客啊。新年，又一次从滔滔不绝的水边展开，而那份波光粼粼的盟约，又多了一年的保质期。

既然选择就地过年，就把水文站当成另一个家，该有的仪式感还是要有的。高高地挂上灯笼，烛火亮起，点亮成水文站红扑扑的小酒窝。贴上对联，用写尽一年水势涨落的笔墨写下对仗的祝福，祈祷新一年的风调雨顺。他虽然没学过书法，但久居水边，笔墨里自带一份水的温柔、潇洒与桀骜。吃一碗长寿面，暖和消化着夜色的胃，“可要在水文站多守几个年头”。给家人打个电话，借助着视频聊天，便也算是团圆过了。“等明年，疫情过去了，我肯定回去陪你们。”他隐约记得去年也说过这句话。

水从不会在一个地方停留两次，所以水文站建在了它记忆的脉络上。他也不会两次走过同一个时间的节点，唯独水文站，既是起点，也是终点，更是薪火相传的一代代人把生命作为石碑，接力戍守的全部过程。

清晨，附近农家里的鞭炮声响了起来。喝口小酒，戴上口罩，出门！

沿路悄无人声，河水都寂寞了不少，显出清冷的颜色。一阵风吹过，他发烫的脸颊很快就冷了下来。望望天色，却看到了树梢上沉默的鸟巢。八点，他准时来到水尺旁，读出了河水新年的第一声心跳的高度。

立春后

吴孔文

春天一个鲤鱼打挺，站了起来。

在春天的第一天，你的双手能否摊平，接受我的祝福？或许，此时的我们天南海北，身边的风景天壤之别，有冰天雪地，有海天一色，有姹紫嫣红，有清风徐来……

严冬，就让它过去吧。从今天起，我们听从季节的召唤，手拉着手，去迎接丝滑的风、晶亮的雨、奔跑的纸鸢、汹涌的花事，与同道中人一起在温软的大地上留下脚印。

有些花已经开了，在草丛里，在石隙里，在宅院里，你见与不见，它们的热情都在那里；有些草已经绿了，在森林里，在花园里，在瓦盆里，你叫不叫好，它们的勇敢都在那里。能够夺第一的，不管是人还是草，都值得敬畏；能在立春这一天与你相见的，都和你有三生三世的约定。

立春了，天一天天放蓝，花一天天打朵，连

炊烟都是轻软的。久食人间烟火，炊烟中的锅巴香、米酒香、腊肉香、糍粑香、红豆香……你一定分得清。那个步履踉跄走过田埂的人，一半是醉酒，一半是醉春。

一方园圃就能上演一场光阴的大戏，小葱、大蒜、茼蒿、荠菜、菠菜、莴苣、上海青、黄心乌、四月慢，挨挨挤挤，吵吵嚷嚷，它们简直要突破篱笆的约束。春天到了，它们的胆子大了，学会放肆了。

麦苗蚕豆摩拳擦掌，桃李杏树跃跃欲试，雏鸡、蜜蜂、麻雀、老牛都从巢里跑出来，踢踢腿，振振翅，吊吊嗓子，冬天，它们压抑太久。春天，让它们暖和，让它们快活。谁不想活得快活啊！

那就以立春这天立誓吧，好好走，好好拼，好好爱，身心向暖，大戏开演。

